

云中岳武侠精品

草莽爭雄

痴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草莽爭雄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痴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痴…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5 号

痴 侠 系 列
草 莽 争 雄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9-3/I·088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百炼成钢	(1)
第 二 章	初露峥嵘	(19)
第 三 章	联手吃黑	(36)
第 四 章	九华尘嚣	(52)
第 五 章	太岁斗鬼	(69)
第 六 章	双残北向	(85)
第 七 章	侮后恩仇	(102)
第 八 章	情绕灵台	(119)
第 九 章	少女情窦	(136)
第 十 章	天垣受屈	(152)
第 十 一 章	鹿死谁手	(171)
第 十 二 章	螳螂捕蝉	(185)
第 十 三 章	暗斗三魔	(202)
第 十 四 章	真假夫人	(218)
第 十 五 章	随影逐情	(235)
第 十 六 章	同性相斥	(251)
第 十 七 章	涛院暗谋	(268)
第 十 八 章	紧锣密鼓	(285)
第 十 九 章	芦笛传音	(302)
第 二 十 章	功败垂成	(318)

第一章 百炼成钢

除了山还是山，千峰万壑绵绵无尽，有些奇峰高入云表，有些峭壁千寻陡落，幽邃无际。

抬头上望，云封天柱，苍鹰回翔于日云之下，悠悠苍穹下一片平和安详。

俯瞰千寻麓谷，雾锁川溪，笼罩阴森丛莽，谁也不知道这片神秘的天地里隐藏了些什么天地的奥秘。

大多数地域，千百年来从没有人进入这片神秘天地，那里面也的确不适宜人类居住。

这就是浙西山区的风貌，除了稍有平原的各处河谷建了城镇之外，大多数地区都是人迹罕至的穷山恶水，只有飞禽走兽生息其间。

人不能仅靠飞禽走兽活命，因为人毕竟是杂食的生物。而且，人不能像野兽一样，与禽兽一样生活，茹毛饮血与禽兽一同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需要追求吃与活下去之外的生活空间。因此，从聚族而居演变为共建城市。

要人们重新拿起猎兽工具，回到山林里重新与野兽生活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把一个人赶进万山丛中，生存的比率几乎等于零。

这里是浙西山区，有些地方仍然是洪荒丛莽。

没有任何一个笨蛋会抛开花花世界，跑到这种地方来生活；

在这里活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也活不下去。

附近城市也有猎户，但狩猎区决不敢延伸至洪荒丛莽区，那里面稀奇古怪的猛兽，可不是普通猎户对付得了的，甚至一头小兽，也具有致命的危险性。

但天下没有绝不可能的事，洪荒丛莽不适宜人类生活，并不表示绝对没有人类涉足其间，因此，才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神话、奇事、异闻、幻想等等故事流传于世，尤其是有关神仙、妖怪、奇禽异兽等等传说，在外面的山区城镇中广为流传。

那里，是死亡的神秘绝域，也是人们幻想、向往的神仙胜境，更是引起追求、探索、幻想的目标，吸引了一些冒险家的注意和好奇。

好奇兴欲望，使绝域里偶或出现人的踪迹。

欲望有多种，因人而异。

找到神仙，成仙脱离污秽的尘世，不再在人间浮沉，也是欲望之一。

获得某种渴望的东西，比方说奇珍异宝、灵药、财富，也是满足欲望之一。

好奇，那就范围更大了。探险、征服、表现勇气……不一而足。

总之，这里的确有人迹。

这里是奇峰围绕的谷地，怪石嵯峨、古森林遮天蔽日的丛莽，经常云涌雾绕，禽兽成群。小山溪在乱石间形成一泓深潭，可能水中含有禽兽所需或喜爱的某种矿物质，很可能是盐分，因此成为禽兽们聚集的地方。成群的獐鹿散布在这数十里山林间，连在群峰间翱翔的金鹰、林雕、苍鹭，也以这六七里长、三四里宽的碧潭为中心，凶猛地猎食飞禽、小獐小兔、蛇类，甚至小羌幼鹿。

猛兽更把这一带当成狩猎场及繁殖的势力范围。

那时人口问题不大，连城镇也人丁有限。东起杭州，西迄黄山，北自天目，南伸千里，所有的城镇都不大，谁还愿意深入山区生活？这一带就成了飞禽走兽的安乐窝。

飞禽走兽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本身互相吞噬、互相残食的消耗率会维持一定的天择标准、自然生态，而无虞灭绝的噩运。

已经是午后正未之间，不是猛兽猎食的时光。

水潭边的石崖上，搁了一只怪包，一看便知是人类的制品，禽兽是不会使用工具的。包括猿猴类的山魃、大青猴、灰猿，都不会使用工具。

这里满山都是猿类和猴类，五尺高的大青猴，拼起命来比虎豹还可怕，狭路相逢发起威来，它会把人撕得粉碎。但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人，是虎豹和三四丈长的大蟒，及体型小的云豹。

在这里，人是十分脆弱的。

是一个用藤编制的背负盛具，粗编成拳大格网状，里面牢牢地网盛着七根石笋状长石，镂刻有奇怪的符录形图案，每根的重量约二十斤上下。

看背具的形态，还可以加盛。

三头已有大犬大小的小豹，正在将背具当做玩物，撕咬，拖拉，抓拨，互相追逐，玩得正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无休无止。

那头不算尾身长六尺，阴森威猛的巨型金钱母豹，在附近往复走动，不时发出警告性的低吼声，不时突然以闪电似的速度冲向不远处的几株十余围粗的巨树下，发出可怕的咆哮，甚至冲上三丈左右枝丫分杈处的下方，料定无法上去才狼狈地摔落下来。

树上，半蹲半站着一个人，一个肌肉如古铜，身材将近七尺的大人，但嘴上无毛，脸上仍留有童稚的小大人，脸上的神情显得半怒半烦躁，经常作势往下跳。

赤着上身，下披一件羌皮短裙。羌皮是剥下自制的，皮里仍可看到软皮板。

腰间用普通长布腰带围系，系着惟一的武器尺二匕首。另一个长方形的，也用羌皮裹住的小包，里面盛着他返回城市时穿着的衣裤。

这表示他人山时把衣裤脱下包藏，以便重返城市时穿着，深山禽兽世界用不着衣物。

金钱大豹从没见过人，所以把他看成猿类了。猿猴类天生是虎豹的点心，这头大豹根本没把他这个无毛猿看成威胁，但无法将他赶出巢穴的地盘，因此颇为不悦，再三示威无效，也就经常兽性大发，以保持幼豹不受威胁的危险距离。

少年的一身肌肉，并不特别有棱有角，毕竟年纪还小，虽有成年人的身材，却没有成年人的坚强扎实，但已经够称得上雄壮了。

脚上有鹿皮绑腿，鹿皮脚垫，底部有藤编的外底，皮也是鲜剥的，可知他的腰包里一定有一双重返城市穿着的鞋子。

“该死的！别再咬了！”他向猛咬背袋的三头小豹大叫，咬牙切齿地挥动着大拳头示威。

说的是带了凤阳腔的官话：大明皇朝官定的语言。

母豹一声咆哮，向树下冲来，势若雷霆，张牙舞爪一跃三丈，速度无与伦比。

他刚跳下，赶忙一挫身重新上纵，手一搭干，升上四丈高的横枝。

母豹则冲上、飞跃，仅及两丈余，四爪齐动，树皮纷飞，又升上近丈，最后抓不牢向下掉，柔软的身躯滚了一圈，毫发无伤，仰首向上张牙舞爪咆哮。

“要不念在你有小豹，我不幸了你才怪。”他也挥着大拳头向下叫骂：“滚开！滚开！”

很糟糕，背袋好像有两根藤被咬断了！一根石笋稍细的一端笋尖，已滑出网格一半了。

他心中大急，猛地斜向飘落，又快又急有如流星堕地，脚一沾地，身形再起。

母豹发现了他，疯狂地一纵三丈。

他的速度，竟然比快如电闪的母豹快得多。

一腿扫飞一头小豹，再一掌把另一头拍翻出丈外，一把抱起背袋，拾起了散开了的石笋，向水潭飞奔，逃命要紧，水潭是安全的保护区。

这一耽搁，几乎被母豹追上了。

七根石笋，重量不下一百四十斤，与他的体重差不多，逃的速度居然慢不了多少，而且可以纵跃，可知他的精力和弹力，肌肉的爆发力是如何的惊世骇俗。

一声轰隆水响，他纵身入水。

母豹不肯干休，也一跃入水。

他向下潜，母豹乖乖游回潭岸。

他在五六丈外的水面冒出头，踩水术十分高明，抱着百余斤石笋，居然可以露出半胸。

“下次，我一定剥你的皮做衣裤。”他向在潭畔咆哮的巨豹大吼大叫：“你给我记住，不饶你，决不！”

人兽对吼了片刻，他吓不走大豹，乖乖向不远处的潭湾游去，潭面划出人字形的波浪，速度像一条大鱼，破水急游，速度奇快。

同一期间，昌化县北面，唐山与武隆山之间，一座占地颇广的果园中，那座本县颇有名气的梅园精舍，来了一位远客。

唐山保护着县城的北背，城与西北的武隆山，几乎连在一起，是城外的小山，和城南郊双溪南岸的南屏山，形成城外围的屏障。唐朝所设的唐山、武隆两县，就是以这两座山命名的。

梅园精舍的主人，本县的人称他为老梅翁，姓梅，栽了万余

株品质不差的甜梅，别家的梅子都是酸的，他家的甜梅一黄就甜。

老梅翁子孙满堂，有些子孙远在杭州府城经商，在本县城内也有房舍产业，梅园精舍是专门留给老太爷安度晚年的养老处所，平时住在城里的孙辈小儿女，嘻嘻哈哈往城外的精舍跑，来回要不了一个时辰。

昌化属杭州府，是本府除府城外最大的一座城，与南京徽州府接界，七里大的城在这山区偏僻地带，算是颇具规模的山城了。

梅园不时有外客光临，也不时有年轻的人居住。据说，年轻人都是老梅翁的子侄辈。

这十余年来，其中一位姓张的子侄，五六岁就和老太爷住在一起，晃眼十余年，从一个勉可学步的娃娃长成成人高马大的少年。地方人士理所当然把小娃娃当成老太爷的孙辈，从没留意姓张姓梅。

小娃娃每年都有一段时日踪迹不见。据老太爷说，是回家与亲人团聚，不久又重新出现，邻居不以为怪，久之也习以为常了。

精舍外围，与梅林隔出一圈防火地带，其中建了不少练武的设备，供子侄们练武。

山区的居民，要与天争、地争、兽争，野人争，也与人争。所以练武是不可缺的防身保命技艺，人人都练，不以为怪。

来客是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竹杖芒鞋，挂了一个旅行包裹，午后施施然进入精舍外的园门，受到老太爷两位孙辈壮汉的热烈欢迎。

来客姓柳，梅家的晚辈称之为柳爷爷。

梅园精舍除了小孙辈的女娃娃之外，平时没有其他女眷居住，梅老奶奶也很少在邻居串门子，所以显得阳盛阴衰，缺少柔

味。

客堂中，宾至如归。客人已安顿停当，要在梅园作客一段时日。

两老在花厅品茗，年轻人不便相陪。

“怎样，柳老哥，这次云游昆仑，有何所获？”老梅翁打开活匣：“看到西王母了？”

“见鬼罗！那儿果真是穷山恶水，乌龟都不生蛋的地方，哪有什么西王母？《山海经》这部书，纯粹是骗人的。”

柳道人自嘲地笑笑：“上当的不止我一个人。沿途不是蒙人就是番人，倒是开了不少杀戒，非常遗憾。”

“哦！他们真的如此仇视汉人？”

“并不真的仇视汉人，而是仇视一切外人。我还以为国土之外，所有的人皆殷勤好客呢！岂知大谬不然，他们杀得比咱们汉人还要凶。那什么天下一家的废话，大概一百万年以后仍难实现。哦！小伙子呢？”

“取十符去了，还有五天期限。”

“什么？他去取十符？”柳道人吃了一惊。

“有什么不对吗？老友？”

“有什么不对？老天爷，那是年已及冠之后才可以进行的第二阶段锻炼。小伙子今年十六岁，是吧？”

“不要大惊小怪，老友。”老梅翁得意洋洋：“一是他的天分，加上后天苦学，而且他坚持要试，我不想扫他的兴……”

“不！你这家伙一定老糊涂了，他……那多危险？你要坑了他，我怎么向他老爹交代……”

“你急什么？我两个儿子都悄悄跟去，你担的什么心？就算他力所不逮，也有惊无险。”

“我说你老糊涂了，你还不承认。”柳道人忧形于色，不住抱怨，“走一步都可能生死间不容发，你两个儿子偷蹑在后面，出

了事，还来得及救应吗？”

“你对小伙子好像毫无信心……”

“信心？”柳道人摇头苦笑，“北起双天目山，西绕黄山，南至大雷山绕回，全程千余里……”

“一千八百九十里多一点。”

“十天期限，取回十个符，从大雷山绕回时，要背负两百四十斤。你两个儿子，三十岁才第一次办到。再花三年，才完成五取五还，功成完满，而小伙子才十六岁……”

“你等五天再说好不好？我几乎已经认定他第一次就成功了。我调教了他十二年，当然知道他是不是一代奇葩。我两个儿子就因为天资不够，所以才不许他们积修外功，成就得太晚了，锐气已尽不堪大用。”

“我就是不放心……”

“所以你无法调教门人，有天才也教不了，样样不放心，保证一事无成。”

“我如果有儿子，我会给你教。但是，小伙子是张家的人……”

“张家都不在意，你操的什么心？张家反正儿子多，少一个……”

“该死！你说少一个是什么意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呀！该死的人活不了，不该死的阎王也不会收。别担心啦！谈谈你的探险见闻吧！”

“你给我记住，出了纰漏，我给你没完没了。”柳道人半真半假吹胡子瞪眼睛，“以后再碰上有天分的人，我再也不送来给你玩取符还符的把戏了。”

“老友，我已经有预感。”老梅翁长叹一声，“这种非人的苦练，恐怕后继无人了，固然天才给我，天才也不一定肯吃这种苦。老实说，我还有几个二十年？二十年才能训练一两个人，我

已经心灰意冷了。老友，这六十年来，除了我两个儿子成功之外，惟一成功的外姓子弟，恐怕只有小伙子一个人，真是悲哉！”

“先后十七个侄子弟，只有三个人能取回三符。”柳道人也摇头叹息，“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在十天期限内返回，都是半途而废。老友，我也替你难过。”

“谈些所见所闻吧！老友。”

“最好能把小伙子的成就告诉我，我两三年才来走一趟，但我关心他。”

“好吧！我告诉你，他的太一乾元大真力，已修至炉火纯青，收发由心境界，你相信吗？”

“我当然不信，你修了三十六年才臻此境界呢！骗人也该不要太离谱呀！”

柳道人笑了：“好好调教他，四年后我必须把他交给他老爹，不管他是否能达到你的目标，看他日后自己的造化了。”

“不要，老友，我希望能正式收他做门人，让他修至功参造化境界，给我时间，不要仓促带走他。”

“不行，我对他老爹有承诺，二十岁及冠，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得把他带回给他老爹，没有争论的必要。”

攀上一座小峰，峰巅在望。

这座小峰小得奇怪玲珑，坐落在高峰环绕的深谷中，高不及百丈，陡直如笔，或者可称为一根大石柱，猿猴也难以上落。怪石嶙峋，石缝中生长着一些小树小草，必须靠手脚并用，利用缝隙一寸寸往上攀登。

小伙子背上有八根石笋了，每根二十二斤。

登上峰顶，惊起一对林雕，焦急地绕峰急鸣，有几次拼命下扑，六尺翼展激起狂风，铁喙钢爪触目惊心，但皆被小伙子用树枝做箭，打得羽毛散落。

原来峰顶建了雕巢，里面有三个蛋。

这种林雕比西北的大雕小一半，向地面的攻击力也差了几分，身手灵活就不必怕它。

取出鹰巢旁石孔中的石笋，他从容系牢在背袋内，仅歇息片刻，大汗已收，喝完竹筒中的水，丢掉竹筒，利用山藤向下攀登。

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是指没有工具而言，有工具毫无困难，利用山藤或绳索垂降，十分方便容易，往上攀则艰难百倍。

最后一段山藤直垂下地面，崖根下草木繁茂，他猿猴似的向下滑降，无暇察看下面的景象。

脚距地面还有五尺，突然听到下面有声息，向下一看，吃了一惊。

大喝一声，他双脚一撑崖壁，身躯急荡而出，半途双手一松，一拉背袋活绳扣，背袋飞堕，他的身躯加快向外飞翻两圈，在降弧的顶点，手脚疾张急速拍振，人如流星。

一阵枝叶折断声传出，他已摔落在五丈外的树顶，向下疾落，身躯缩至最小限，最后抓住横枝，像蝙蝠一样伏贴在树干上。

似乎，他成了鸟，重量已消失。一条三丈余长的锦鳞大蟒，正升起巨头，要等他降下时一口吞下去，把他当成可吞的猿猴啦！

假使他没听到声息，那就灾情惨重。

大蟒也受了惊，到口的大餐失踪，悄然溜掉了。

他拾回背袋，重新扎牢九根石笋，向巨蟒消失处大骂了几句，背起袋撒腿如飞而走，速度惊人。

十天，除了艰难地取石笋之外，他要走一千八百九十里。

没有路算里程，一千八百九十里只是概数，而且必须按照所

定的山峰走，绕错一座峰，就不知远了多少路，所以平均一天要爬两百里山。

本地的山民，一天爬四十里山路，已经了不起了。

而他背上，荷重两百余斤，这表示他的体力，比山民要强十倍以上。

光阴似箭，四年的日子，在年轻人来说，似乎相当漫长，老年人却觉得过得太快了。

镇江府城，运河在大江南岸最大的码头。

府城本身的面积并不大，仅比山城昌化大两里，但郊区却大数十倍，人像蚂蚁一样，把这座商业城挤得密密麻麻，从山城一下子移到这里生活，真会发疯。

这是一座繁盛的城，忙碌的城，奢华的大都会，光怪陆离的水旱大码头。

大江与大河两条巨流，都从南京入海。运河贯穿这一江一河，也形成两座大码头大都会，以便控制过江过河的船只，地位极为重要。两座大都会的地势位置，也概略相等，仅繁荣的程度不一样，镇江本身就是丰裕的江南吞吐中心。

在河，是淮安府，码头是西北侧的清江浦；在江，是镇江府，码头是西面的京口。

城皆在河与江的南岸，地理位置十分相像。

京口距城两里，形成比府城更繁荣的商业中心。

运河那时叫漕河，距江口一里最大的水闸叫京口闸，管制住潮水，漕舟按潮水而启闸入江，向南上游一段九里河面，还有四座闸管制水和舟船行驶。

这段河东岸，早已形成一条不规则的长街，栈埠林立，公私码头一座接一座，大小船只往来不绝，水上陆地忙碌非常。

尤其是京口驿码头，往北一段长街，可算是京口的精华，公